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

管子退靜隱伏————

治唐園考扉履

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

補上退處不順上————
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木石之樸

晏子叔向

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
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天之與
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錯而
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

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

惑行若道謂之狂狂惑者

堂上生蓼藿門外生荊棘

也而道義未戴焉

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底春被裘拾穗故畦

列子林類

年且百歲並歌並進夏食菱芰冬食橡栗

列子柱厲叔事苦教

遺於並歌並進

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抱甕大人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

日則一日則一日則

抱甕大人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
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
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脩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釣魚閒處

莊子就藪澤處閒曠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深根寧極

而待
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一此存身之道也
吾將

曳尾於塗中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
先馬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

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削迹捐勢
莊子純純
莊子曰往矣

於狂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馬
不為功名是
休乎山樊
莊子彭陽曰公
問休奚為者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二

曰冬則獨斃於江夏則——

聖人僕

舍莊子孔子之楚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

尼曰是——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

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自理見

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理

上見

聲銷

上見陸沉

上見北居畏壘

莊子老聃之道以——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

須眉

交白

莊子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

據膝右手持

堅匏

然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

願以聽曲終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

食今穀有樹匏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匏

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匏為也曰
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
國亦——
鹿布衣自飯牛
呂氏春秋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閭——之——而——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
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江上丈人
呂氏

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
而請馬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
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
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
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予之千金劍為乎伍員至吳使
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之——

一四蛇從一蛇羞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

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而伏於山

得其露雨一一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

下文公聞之曰諺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

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

蓋登問馬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負

不欲見而欲隱吾獨馬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釜蓋登見祿隱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饑顯下日君頤

光山林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一一紆鸞

韜鱗掩藻抱朴子遐棲幽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瑯於重

淵抱朴子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

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夏華藏於當春蛰伏於盛蹈雲物以高騫依龍鳳以疎迹

抱朴子善

卷巢許管胡之徒咸

彈琴著書講道勸義

文中子楊素使

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

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

會逢其適

文中子子謂仲

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天隱地隱名隱

文中

也馬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天隱地隱名隱

文中

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其次——注藏

其天真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混朝市心在

世絳人

而國語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

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侯吾辟之則

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也伯宗曰

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

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

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馬

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問名不告請

見弗許

上見

長為陶朱

戰國策范蠡知之超然避世

晚食當肉安

步當車

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

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
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
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
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

一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
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
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處士

史記齊太公世家烏呂尚一一隱海濱氏

夷子皮

史記越世家姦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一一一

蓬累而行

史記老子傳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注
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

自隱無名

史記老子傳

子修道德其學以

遊戲汙瀆中自快

史記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

一 一 一 一 為務

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
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
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
毋汙我我寧————之————無為有國家者所羈
終身不仕以夷門監者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
快吾志焉

快吾志焉

夷門監者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
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
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藏於博

徒賣漿家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薛公藏於——公子欲見兩人兩人

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
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
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
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乃免冠謝史記平原君傳及若季次懷獨行君子之德

固留公子

史記平原君傳及若季次

義不苟合當世避世金馬門

史記平原君傳及若季次

深山之中萬廬之下按此東方朔語

司馬季主

史記

傳天新雨道少人史記平原君傳及若季次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山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

二大夫賈

種瓜長安城東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

詎宋忠

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史記平原君傳及若季次

於吳市門卒

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

變姓名為一云

入商雒深山待天下之定

漢書

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

漢書王貢

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足自養

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

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
 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
 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
 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
 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
 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可見而不可詘上欲守

箕山之節

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
 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
 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采榮南山

漢書揚雄傳四
 皓——於——

魚釣一壑栖遲一丘

漢書敘傳若夫嚴
 子者絕聖棄智脩

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
 所役者也——於——則萬物不奸其志——於——
 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網不鞮驕君師友造化
 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師友造化

見上頤志弗營

漢書敘傳皓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

志無所

安丘丈人

後漢書耿弇傳注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

營屈

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宜號曰

入雲陽

山採藥不返

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

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

漁釣自娛

後漢

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

書鄧暉傳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召延

暉於是乃去從敬止

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

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

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

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按敬父老堯舜上見來歸松子上見懷歸數澤脩鄭敬廷繇廷

其故志

後漢書郎顗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

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掩目盥耳草耕木無所趨則皆

茹

後漢書崔駰傳士或而僅飽或而淵潛或而長饑而山棲或而僅飽或而淵潛或而長饑

守東岡之

陂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

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

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

乎因自載到潁川

以被韜面

後漢書姜肱傳後與徐穉俱傲不

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

狀肱臥於幽闇

言感絕迹梁碭間

後漢書申

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

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曉書之禍今之謂矣乃於於之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因樹為屋上見

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替琬

同廢與其遐棲

豈若蒙穢悽悽碩

枕山棲谷

後漢書黃

人陵阿窮退

謝元子史稿筆

八

欲由斯則可矣擬迹

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後漢書黨錮傳至王莽專偽終

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綈

驅豕入草不顧

後漢書孫期傳郡舉

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

不行終於家

有布衣之心

後漢書孔

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對曰吾

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

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後漢書

萌傳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

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

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為之

披羊裘釣澤中

後漢書嚴光

論曰

後漢書嚴光

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帝足加
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帝腹

其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

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

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

臥光以————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

入霸陵山

後漢

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入霸陵山

後漢

書梁鴻傳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
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

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
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

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

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呂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

俱隱深山者

上見

采藥名山口不二價

後漢書韓康傳韓康字伯休一名恬

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一一一賣於長安市一一一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

奪牛翁

後漢書韓康傳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

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為

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

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

何罪馬牧先生後漢書矯慎傳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

乃止馬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

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

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竇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名可得聞

身難得而見後漢書法真傳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鹿門采藥後

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

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

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重鼂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竹實數斛白杵而遂攜其妻子登——山因——不反

竹實數斛白杵而

已魏志王衛二劉傳注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抗志玄霄潛默幽岫

晉書爾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

波之士雖————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志兼濟之角巾東路晉書羊祜傳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大邪事當————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

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感
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

晉書阮籍

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
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

乃登之嘯也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
晉書向秀傳秀應本郡計入文

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
自稱草莽

臣
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
含華隱曜
晉書張協傳冲漢公

子
龍蟠超世高蹈
嘉遊
漱石枕流洗耳厲齒
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謂

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
濟曰流非可枕石
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一其所以漱石欲一其

按濟遂初
晉書孫綽傳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
王濟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賦

以致蹲踞齧胡餅

晉書王長文傳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

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隱初在我不

在於物

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驥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

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驥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東所推懷忽然改節誠

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

等無以難之衣木葉食樹果

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彈琴歌笑以自娛

毒蟲猛獸鏟跡銷聲

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齋之居室屢空棲心

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並通儒之高尚者也

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

晉書張翰傳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

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

子————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

要名爵乎遂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晉書何準傳高尚寡命駕而歸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欲弱冠知名州府交

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玉輝冰

————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潔川亭嶽峙

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馬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驚氛

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脩至樂之道固無疆

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脩身編草為裳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

髮自覆

晉書孫登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

拘蟻越以資養

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招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

邊

荷檐入蜀

晉書董養傳與妻莫知所終

指翔鴻

晉書郭瑀

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瑀瑀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含味獨

遊

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達執操貞

厲

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

一鹿自偶

晉書陶淡

傳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白以五柳先生

晉書陶潛傳嘗著

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無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印去 亭意天后睨目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

肌蓄隨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

棲丘飲谷三十餘

年

宋書宗炳傳高祖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

植操幽棲

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廷賢彥而免置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

國良增虛竹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
一一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潯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

不應徵命謂

貂裘採藥

宋書王宏之傳裕之嘗解一一與之即著以一一性好釣上虞

之

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

或問漁師得魚責不宥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見

留止

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三載反不告姓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一一共一一遂停一一法崇嘆曰緬想人

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

還一一一一以一一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

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

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都終不肯往茅室

蓬戶庭草蕪徑唯
牀上有數卷書

茅室蓬戶庭草蕪徑

見上

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

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

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

布衣草菜之人

何枉軒冕之客

宋書宗或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

曰我

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

箸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箸為業以樵箸置道頭輒為

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減

景窮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

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

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

子減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

好賢何以致之昔大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

馬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

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

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

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

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雲棲上却粒食霞上唯

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朋松石上見堯之外臣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一一朕雖不

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簪冠僧紹聞沙門
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

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
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京口

二隱

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與關康
之俱隱在——世號為——

足不踰戶人莫見

面

齊書何求傳住吳居波若
寺————————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

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

————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

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
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量腹進松木度形衣薜蘿

齊書宗測傳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遠贈遺測曰少有狂疾

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而————而————淡

然已足豈容

聿宇窮巖採芝幽澗

齊書杜京產傳孔稚
圭表薦京產曰竊見

當此橫施

吳郡杜京產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

然寡欲麻衣藿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

食二十餘載希企日損齊書沈麟士傳或勸麟士仕

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白雀栖牖齊

忘何為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

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

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

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

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一雙其戶論者以

為隱德棄鱗養角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

之感焉棄鱗養角道敦學惟茲潛德

崖峯橫海岸梁書張克傳介然之志

確乎之情長羣魚鳥畢

影松阿梁書張克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半頃之田足

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咏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
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
橡飯菁羹惟日不足

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梁書安成王秀傳遷都督荆湘雍
益寧南北梁秦九州諸軍事平西

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
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
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迹松子於

瀛海追許由於穹谷

梁書阮孝緒傳年十三徧通五經
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

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一一一

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室邇人遠

梁書阮孝緒傳所居室唯有一

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
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一雖一其一一甚一一為名流所欽

尚如閉影梁書陶隱君傳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獨遊

泉石見者以為仙人梁書陶隱君傳有時挂檄於

樹梁書劉訐傳張稷辟為主簿不就築室白山不入籬

門陳書韋載傳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

門者幾十載陳書虞荔傳又嘗詣徵士未有板刺無容拜謁

馬盾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陳書虞荔傳又嘗詣徵士孝隱士

何點傳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

家禍欲絕昏官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

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

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

多責仕黜雖不入城府性率易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
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路公卿敬下或
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
一一弟盾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
曰游俠

小隱士

見

游俠處士

見

三隱

南史劉訕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

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
未嘗見也許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訕族兄歆又履

高操三人日夕招攜
故都下謂之——

席松葉枕白石

南史關康之傳特進顏延之等當時

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
一塊——而臥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其釣非釣

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潯陽守落日逍遙者際見

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
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

魚者耶。緬益怪焉。遂塞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簞簞簞。河水泱泱。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見夷白

南史吳苞傳。蔡嘗字休明。陳留

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數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乎。

山中宰相

南史陶隱君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栖谷飲

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丘園。跡跡版築。舒卷從時者。宜廣爰帛。緝和鼎

銚松竹為心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

絃以————吾少與綢繆提憚於栖屑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

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遠我此生活

似勝焦先魏書胡叟傳家於密雲蓬室草廬惟以酒自

志意所栖徵君魏書張僧皓傳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

謝其高矣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

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不如莊周

散木魏書劉猷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

獻之喟然嘆曰吾————遠情均郊野魏書盧

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結架巖林

——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甚得栖游之適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頗以此聞世

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道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

山居逍遙公

周書韋叟傳韋叟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

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叟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

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叟對阮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

居士馬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叟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文

貞趣出三辰光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蓬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

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叟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

河東酒一斗號

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

見拾遺粒織

落毛

隋書隱逸傳序——而——飲石泉

葛巾擁

被

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

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庭室蕪曠

見

朱居士

履

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寄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

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驚來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敬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

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
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竹溪六逸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

勤文史少時與韓淮裴政李白張叔
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
伊川田父舊唐書郝士美

傳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
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詰元載

抗論以為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
東洛凡十年自號
草莽

貂蟬鎗銖纓紱
舊唐書武攸緒傳
去朱邸而臥清溪道

逸林登傲
許由東鄰舊唐書田游庭傳入箕山就許由調

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
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

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
聖代幸得逍遙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
山衣田

冠

見上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見上

騎牛帶瓢

舊唐書史德義

以琴書自適或

一一一

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

一一一

山臣以忠信奉見

一一一

舊唐書盧

鴻一傳開

一一一

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一一一

舊唐書盧

一一一

鴻一傳開

一一一

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一一一

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

一一一

曰嵩山隱士盧鴻一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一一一

舊唐書盧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

一一一

曰嵩山隱士盧鴻一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一一一

舊唐書盧

一一一

鴻一傳開

一一一

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一一一

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

一一一

曰嵩山隱士盧鴻一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一一一

舊唐書盧

一一一

鴻一傳開

一一一

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一一一

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

一一一

曰嵩山隱士盧鴻一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一一一

舊唐書盧

一一一

鴻一傳開

一一一

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一一一

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

一一一

曰嵩山隱士盧鴻一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一一一

舊唐書盧

一一一

鴻一傳開

一一一

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一一一

故秦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

一一一

鴻一政

一一一

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

一一一

洗心激流

一一一

舊唐書盧鴻一傳制

一一一

曰嵩山隱士盧鴻一

一一一

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

一一一

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

一一一

放還

一一一

絕學棄智

一一一

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

一一一

山

一一一

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巖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

一一一

恩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

一一一

尊儒俾全

一一一

高於尚齒

一一一

所須松樹清泉

一一一

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

一一一

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

有何所須師正對曰——
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
耐辱居士 唐書司空圖傳

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

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

美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

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

宜休因自目為——其言 **高士峯** 唐書秦系傳系

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 卒南安人思之

為立於亭號其 **煙波釣徒** 唐書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

山為——云 著元真子亦以自

號 **浮家泛宅** 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

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

——往 **處士墅** 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為吏隱 **江湖**

來苦雪間 王屋山人號其居曰—— **江湖**

散人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

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自比洛翁漁父江上

天隨子甫里先生

見

三高士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

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逍遙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

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

方山子

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邀於

光黃間曰岐亭蒼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

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按慥希亮子

雲溪醉侯

宋史种放傳性嗜酒嘗種

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汴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

日值月夕望雲危坐

宋史种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別為堂

於峯頂盡日

退士

宋史稱一嘗作傳以述其志

箋叟醬翁

宋史熊定傳初程頤之父珣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篋篋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

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

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

醬薛翁於眉邛問與語大有所一歲山居過半

遠史蕭

得一一一一皆蜀之隱君子也統和末召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

夷高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頤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扎刺自是家於頤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

世務凡宴遊相邀亦不拒一一一一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二逸人蕭哇友善謂官奴曰仕不能致

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
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嫌焉官奴然之時稱——

志在長林豐草

金史趙質傳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馬間結誦聲幸其

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
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金鑣玉

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骨節夏夏有

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
燕坐————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

復語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賣藥

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
瀨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

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漁丈人
去人間喧傳————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漁丈人越

春秋子胥曰請丈人姓氏漁父曰今日山山兩賊相逢
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
為蘆中人吾為一棄疏立稿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
一富貴莫相忘也

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
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
者是與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
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
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
土非其世而將其疏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其一其而
一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易林一遁世仁德不披裘而薪王充論衡延陵季子
害三聖攸同周國茂興出遊見路有遺金當
夏五月有一一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
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

卷領

焦氏

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

姓名遂有客縕袍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

度耶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

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阜二子聞而淒

然拂衣若振葉黃憲天祿閣外史懷廣裕之度負清皓之風遇於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過於時

則光而顏遽之淑節也顧視榮名忽若脫履袁宏後漢紀少

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

也趣巖棲歸神咀嚼元氣袁宏後漢紀吾將以脩伯陽彭祖之術為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者按此郭泰語也

竹中高士

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鷹者隱居頤志

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鷹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

茅屋蒿牀

裴啟語林田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

雲中白鶴

劉義慶世說公

孫度目郗原所謂————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配食五嶽

劉峻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

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沽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適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

無輕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世世奉祀至今不絕按

由許官隱

郗道元水經注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

接而世莫知其真人也

跼餌

郗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於谿中谿中有泉泉水潭積

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
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
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
之所也其投竿——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
其水清懷道卒伍鄰道元水經注嵩字仲山宛人與山
泠神異

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

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不亦痛乎嵩
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

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大雲五色具而不雨道

鄒

身廝役挺秀含芳按嵩孔嵩

大雲五色具而不雨

道

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傭隱鄒

傭隱

道

四方常有——其下賢人隱矣

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幹坂也春秋左傳所
謂入自巖幹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
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幹橋也

苟愜神心曲

傳說——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渚則可

郾道元水經注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

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

磻溪

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屠隱遯釣

見

鸞鶴同遊

孫阮齊

躅

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讞之時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

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霄公曰不意蘇門

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

自負書劍

馮贛雲仙雜記

凌倚隱衡山往來

王儼

擔囊以烏鵲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築室豹林谷

東都

事略隱逸傳高懌字文悅聞種放隱終南山懌亦放見而奇之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

之不

南山三友

見上

一臥廬山三十年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陳睨南閩人性

沉澹志操

古朴而不苟于仕進

絕希縣上之田甘守

西山之餓

葉夢得石林燕語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翊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

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

伯夷兄弟

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抱琴踰垣

詹玠遺史記聞真宗祀汾陰登山望

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整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

嘆美

清氣逼人可畏

陶宗儀輟耕錄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

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

於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
目不少一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品行部八

曠達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

一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馬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

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
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
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諸及其死
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
其子孫之財焉禽骨董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
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
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
教自持固未足以迷陽郤曲莊子——迷陽無傷吾行
得此入之心也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則吾行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莊子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
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
乎其始者也故——以——可——于——遊方之外
注夫至足者不以憂慮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者也而吾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汝往弔之吾則陋矣 附贅縣疣

決痲潰癰

莊子彼以生為————以死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

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忘肝膽遺耳目————見旦宅————莊子且彼觀衆人之耳目哉

忘肝膽遺耳目

旦宅

莊子且彼有駭形而

無損心有————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萬物一府————莊子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為死————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

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死生同狀————箕踞鼓

盆而歌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

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慨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

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

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

夏四時行也

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歟

鼻間栩栩然

數然隨而哭

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肩吾問于

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子之

用心獨

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馬

奈何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

君曰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

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而——

——也

白駒過卻

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

解天駘墮天泰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殺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
糠今君又尚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寧貧賤而輕世

肆志

史記魯連傳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
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拙于人

馬 養空而遊

史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
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

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
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
以注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項枕卧語

蜀志簡雍傳雍優遊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
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

無所為屈 不持檢素

晉書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
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

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之窮乏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

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少婦當鑪醉卧其側

晉書

阮籍傳鄰家

一有美色一沽酒籍常詣飲

未知一

生當著幾量屐

晉書阮子傳初祖約性好財手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

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

暢於是勝負始分

攜酒荷鋤

晉書劉伶傳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

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一壺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

骸如不如即時一杯酒

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

義皇上人

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月虛

間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

但識琴中趣

素琴一張絃微不具

見龍山落帽

晉書孟嘉傳後為征

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

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

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

嗟亦復何用食為

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

歎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

其標寄如此

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

成二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憶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

而已每農桑連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
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

則一乘此車安著定命論宋書顧覲之傳覲
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
妄生僥倖徒虧推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

故人齋酒具門生舉籃輿

宋書陶潛傳潛嘗往廬山宏令潛一龐通之

一於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

一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頗

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
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
中坐久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宏江州刺

史王留二萬錢悉送酒家

見

一生不解作諾

齊書張緒傳緒忘情

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

客閑言

作洛生詠

齊書張融傳融為封谿令廣越嶂峻

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

方——賊異之而不害也

凌雲一笑

齊書張融傳建武四

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

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三千買棺

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

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

人行哭失聲不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須暫停閑閣

見以此當兩部鼓吹

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

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黯黯弟肖並歎交不

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

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

珪笑曰我——何必期效仲舉一身之

外亦復何須

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

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雖慚柳季之道豈因

訟以受服

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

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

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停車褰幔與三騶對飲

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會意便行不

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

車前

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

通隱

梁書何點傳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忘心所適致醉而歸

士大夫多慕從之
時人號為——

寧當玉碎

南史王僧達傳立宅於吳

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

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詰之僧達慨然

曰大丈夫——安可以沒

少無宦情

魏書崔孝演傳孝演字則

沒求活師伯不答遂巡便退

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

柳瘡

魏書柳遠傳遠字

貌魁傑——沈浮鄉里

檢時人或謂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

郎出帝初除儀同問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

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

聞亦不解

見家事大小

不關

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心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

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園庭

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詰必留連宴賞每撫琴如舊周

扶彈攜壺遨遊里閑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韋復傳復子璿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山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夏神

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顏然而醉舊唐書長孫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

論者以若賢不藉多財舊唐書劉弘基傳弘基遺令給為達命

謂所親曰一固一一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青山白雲人舊唐書

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傳奕一避

賢樂聖舊唐書李適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一一初罷相一一且銜盃為

問門前客今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舊唐書柳朝幾個來

御定子史精華 七

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
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醉吟先生

舊唐書白居易傳效陶潛五柳先生作

將有陳請不與妻謀

舊唐書李日知傳初日知——歸家而使左右飭

裝將出居別業妻孥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
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

其心是非

一石止水

舊唐書孔紹安傳孫若思累遷庫
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

足矣至是持

——置

自唱自舞神氣豪邁

舊唐書
王翰傳

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蒲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
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詞以敘情于席上——

壙中賦詩對酌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為壽
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

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

休休亭

書司

空圖傳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
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
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一一記
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
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
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
休髦且賸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
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
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于道銳而不固為
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于是溪耳且汝雖退
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
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
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莫莫莫莫莫莫莫莫
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

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
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耐

辱居士歌

上見醉臥客懷中

舊唐書陽城傳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

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
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
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乃至諸諫官紛
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
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
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
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
醉臥席上城或時先————不能聽客語約其二
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
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
月俸送酒媼上見含笑入地

唐書溫大雅傳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于

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

能勤此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

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

歿後

寂居化臺

唐書姚勗傳自作壽藏于萬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兆曰

穴墳曰復真堂中剏土為松菊主人

唐書韋表微傳表微授監察御史裏

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二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

不媿陶淵明云

斗酒學士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

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談糟粕棄醇醪

唐書王績傳杜

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以見趣曰無心子
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
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
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
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
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髯鳳臆駉馳如舞終日不
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絡膝跼蹇善蹶棄
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
潔以罹患不避穢而**被裘曳索**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
養精也其自處如此**泊絕俗**——**人莫**
能測**四明狂客**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
其為**放遨嬉里巷自號**——**請為道士**

還鄉里

唐書賀知章傳——

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

詔許之以宅

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
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
——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未嘗少別

何有往來

上見

自號放翁

宋史陸游傳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

議其類放因

逢人輒呼貓

宋史郭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踞弛——無貴賤

——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

具衣冠拜石呼石為兄

宋史米芾傳知無為

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人生如風燈

石火不飲將何為

遠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吳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

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
——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為酒仙云

酒仙見臨流聞雉作詩見志

遠史蕭繹盧幹傳屏居謝人事一日——鳴三

復孔子時哉語——古——三章——
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當六鑿不相攘遼史蕭蒲

離不傳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
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

覺————餘無知
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金史李純

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
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歌袒

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
————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
以竿掛大

布犢鼻褲于庭中
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
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

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
————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拍浮

酒池足了一生
劉義慶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
手持酒杯————中便——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劉義慶世說為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

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

不醒時人謂弄墨上車客主不交一言

劉義慶世說王于猷出都尚在

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子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

胸中壘塊故須酒澆

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于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

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
曬書劉義慶世說郝

——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隆七月七日出

日中仰卧人間其
偶鍛洛邑灌園山陽劉峻世說注向

故答曰我——
秀別傳曰秀字

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
譙國嵇康東平

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

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于——與呂安——于——

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

不錄好事為洛市肆工鳴鶴舞劉峻世說注語林謝鎮

者或存之
西酒後于槃案間——

——
琴道酒德趙璘因話錄兵部員外郎約汧公

——甚佳
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

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詩調

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

草裏頭對客感
釀王兼麴部尚書馮贇雲仙雜記汝陽

融便過一日
王璵取雲夢石甃泛

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
為酌酒具自稱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
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闌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傾船
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
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飲于木杪謂
之——以葉束之引首出飲復就
東謂之盤飲其狂縱大率如此
惟酥梨筍時復在念

范公稱過庭錄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
親識曰自去長安——————其他漫然不復

記憶可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

凡字伯壽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易
——徒——市——問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亦不
之質縕袍償酒債
胡珵蒼梧雜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
生座嘗欠人酒縕謂人曰尋常行處

欠人酒債欲一此

著綵衣立龍首

周密齊東野語永嘉甄雲

卿字龍友競渡日

隨房乞丐以足日

膳

周密癸辛雜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

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謔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

之
歌姬院持鉢乞食

周密癸辛雜識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

所染可以說法為人

局上劫亦甚急

林坤誠齋雜記阮蘭字茂弘為

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圓

紅牙節曲

仁研北雜志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

勇毅

負石赴河

荀子一而一是一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不避義死

荀子畏患而一

一一一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之不屑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賈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

績之拘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

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

視龍猶蜺蜺

淮南子禹南省

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一一一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

逃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蜺蜺句錄入鱗類

悍人

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軍法行酒**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年

不罪注悍勇也勇者多迂人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年

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

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吕后默然頃

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

法無以罪**請纓**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

請纓

漢書終軍傳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

——願受長——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

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

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

御曰驅之

如尊乃勇

漢書王尊傳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

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

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

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枕顧謂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

身當水衝

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

具食相對極驩按王東平王

久之河水盛溢泛沒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

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

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

人爭叩頭敕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

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一一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縣剝鼓都亭

下漢書何並傳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遁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固自稱奴
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一所置署曰故
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吏民驚駭
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謹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
后受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
負王法不得不治
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何並傳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
威為郡掾藏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
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
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欽多畜
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
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
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勅曰三人非
負太守迺置
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
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

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

奪璽綬

後漢書張步傳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

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聞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

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聞白元后請一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閣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

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以待禍至耶賢知閤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聞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

後漢書來歙傳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設疑故久尤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

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于今日欲前

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

投筆抽刀

後漢書來歙傳歙與蓋延

按囂隗囂

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歆因
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
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
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
誠歆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
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
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

趣索欲上

後漢書岑彭傳
圍洛陽數月朱

數賜教督

————而絕

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
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嘗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
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
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
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
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
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鮪見其誠
即許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後漢書朱暉傳驃騎將軍東

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
責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
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
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
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
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
帝聞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後漢書楊倫傳陽嘉二

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
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召疾自上曰——

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固敢有辭

裂割申屈壁

吳志孫峻

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壁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處少孤

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

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為友

待旦志梟逆虜

聞鷄起舞

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同寢中夜一荒一鳴蹴

中流擊楫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威將軍

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一一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龍淵太阿汝知我者齊書高帝紀前

大 江 辭 色 壯 烈 衆 皆 慨 歎 湘 州 刺 史 王 蘊 太 后 兄 子 少 有 膽 力 以 父 指 名 宦 不 達 欲 以 將 遂 自 奮 每 撫 刀 曰 一 叔 父 景

文 誠 之 曰 阿 答 汝 滅 吾 門 戶 蘊 曰 答 與 童 烏 貴 賤 覺 異 童 烏 景 文 子 絢 小 字 答 蘊 小 字 也 百 口 一 擲

出手得盧

齊書張瓌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

治 攻 具 太 祖 密 造 殿 中 將 軍 卞 白 龍 令 瓌 取 遐 諸 張 世 有 豪 氣 瓌 宅 中 嘗 有 父 時 舊 部 曲 數 百 遐 召 瓌 瓌 偽 受

旨 與 叔 恕 領 兵 十 八 人 入 郡 與 防 郡 隊 主 彊 弩 將 軍 郭 羅 雲 進 中 齋 取 遐 遐 踰 窻 而 走 瓌 部 曲 顧 憲 子 手 斬 之

郡 內 莫 敢 動 者 獻 捷 太 祖 以 告 領 軍 張 幾 中 吾 脚 梁 書 冲 冲 曰 瓌 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矣 楊 公

則 傳 大 軍 至 新 林 公 則 自 越 城 移 屯 領 軍 府 壘 北 樓 與 南 掖 門 相 對 嘗 登 樓 望 戰 城 中 遙 見 麾 蓋 縱 神 鋒 弩 射

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

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

梁書

則曰一一一一談笑如初章獻傳魏人乘勝至穀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

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一一一一示無動志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梁書

胡僧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

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

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一一一

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

而壯之一一蒙楯而前南史司馬申傳王僧辯之討陸納也於

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一一

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一一握蛇騎虎不覺艱

難一一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勅數紙

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

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
魏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
故知有夷險彦和

至梓樹頭掣下床

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園過
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

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恭志不聽事
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

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
容放恭曰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

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臣而
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

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
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

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
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今日之事所不

敢辭

魏書于烈傳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
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

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
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
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願以
幹勇賜職
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
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
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
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馬
不銜膽自厲何

以繼承先業

魏書宋繇傳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
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

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

丈夫今

日何為不決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鍾離駕旋濟
淮五將未渡蕭瑒遣將率眾據渚邀斷津

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問將軍康生時為
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投命也在

天———遂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
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
康生直伐栢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
閭將軍伐栢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
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以為
栢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老羅當

道卧貍子安得過

周書王羅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
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令

加守備羅語使人曰———太祖聞
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

曰此城是王羅家生死在此壯士除賊不得不爾周書
取家

傳家從太祖戰于邙山家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

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

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
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

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肉非黃羊必不畏

啖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舊唐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

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

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

也於是九姓感是何縣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

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諭期不

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

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樂陽丞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

唐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喬及王珪侍坐嘗言曰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

一市皆驚

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

進凡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

威頗自如平

生身中矢鏃百餘

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剑去鄉里四十年間取

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震雷破其

柱了無怖色

宋史查道傳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

寺僧異之

以笏擊蛇

宋史孔道輔傳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

咸勸以仕

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

其事道輔徑前

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

服拔刀遮門

宋史張拱傳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

止於力治守

以片紙署字治瘡疾

金史張元素傳
元素厚而剛毅

人畏憚之往往

其上輒愈人皆異之

策孤騎由間道以往

金史
粘葛

奴申傳天興初倖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
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

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庫備器械未幾聚

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闐如汴之

路意所背鄉屹若泰山

元史張起巖傳臨政決議
冬

抱冰夏握火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旦也苦身
勞心夜以接日目眊則攻之以夢足寒則

漬之以水常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拔劍入
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拔劍入

水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

鄴道元水經注城北枕泗水水中常苦蛟

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

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斬蛟

毀壁

鄴道元水經注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扶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

劫操劍一蛟死波休乃投壁于河三投而蚺躍出乃一而去示無怙意

皆裂血出濺虎

虎不敢動

鄴道元水經注烈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不行使朱亥奉壁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

虎園中亥瞋目視虎

射龍

鄴道元水經注沂水又西流昔韓雉一於斯水之

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

射叱雷霆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霆繞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一之

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
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廬以示後人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 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 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難足以先後

管子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一一一一者幾何人

懷劍踐壇

管子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劄
之為人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
遇莊公自懷劍曹劄亦——莊公抽劍其懷曰魯
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提桓公右自承曰
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劄抽劍當兩階之
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
桓公許諾以**北郭騷**晏子齊有——者結采固捆蒲
汶為境而歸**北郭騷**晏子齊有——者結采固捆蒲
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其母者晏子使人
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
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
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
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
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
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
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

善養私名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

一舉國服之士患不勇

士患不勇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

注遊俠之徒也

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一一一一耳一一而一一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馬繫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

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

不可凌

呂氏春秋孟嘗君為從公孫宏謂孟

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

公孫宏公孫宏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
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
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
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
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
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
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
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
寡人善孟嘗君欲容之必謹謝寡人之意也公孫宏敬
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
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可謂士矣

為知己者

用

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
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
起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
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羈羈之費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遂西至漢陽見嚴仲子曰

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
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

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咸多居處兵衛甚設臣
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

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
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

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
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

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馬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孟政
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孟政刺之兼中列

侯左右大亂孟政大呼所擊殺者數
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

許人見白殺激荆軻
其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
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

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
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
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
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驕馬
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
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
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
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
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
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
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
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一一以一一以一一以一一以

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江上漁父

史記伍子胥傳到昭關昭

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一有一一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

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北鄉自剄以送

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

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遂行至鄴橋魏王令代晉

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玄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椎殺

晉鄙上漆身吞炭

史記刺客傳豫讓又

魂魄不愧

史記刺客

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

矣旁若無人

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游於酒人

見朱家大俠

史記季布傳朱家過乘軺車之洛陽見汝

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窟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
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
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
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
家亦以此氣蓋關中

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

名聞當世皆爭為之死常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
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鄧都敢不加禮少
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見上

心勇布諾

見上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史記燕布傳孝文時
為燕相至將軍布延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

樂布

號曰樂公社

不以親為解不以存

亡為辭

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闕難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

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聲聞梁楚間

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

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

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至

置驛馬長安諸郊

見古布衣之俠

其明旦常恐不徧

史記游俠傳序————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
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
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
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藏活
豪士以百數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
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
————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
常施惟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
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鈎牛專超人之急甚己之私既
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
莫不延頸
願交焉
若得一敵國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
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
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以軀借交報仇

史記游俠傳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

意身所殺甚衆——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

鑄錢掘塚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

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卒發於睚眦如城西萬子夏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

故云按解郭解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馬革裏尸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

號曰——馬革裏尸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

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

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

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

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還葬耳

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
爾曹若健遠相避

後漢書趙憲傳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

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
——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
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子在吾憂而不手

子亡吾手而不憂

後漢書鄧暉傳暉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

下掾暉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暉歔歔不能言暉曰吾知子

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

——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暉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

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暉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暉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

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趙出就獄今跪而追暉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暉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

惲得此乃出

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

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

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士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

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一關東大豪戴

子高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

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

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魏

百人時人為之語曰一東西市相斫志

問溫傳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

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一市相斫楊阿若

楊阿若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廿一以

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
署得毋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
章慈已先——便——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
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
之是為吉山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出
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
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
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
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
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
州受其短**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吳志魯肅傳家富於
財性好施與爾時天

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
——弊——為務甚得鄉邑歡心**民間鈴聲即知**

是寧

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合輕薄少年為之
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貲帶鈴————

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

梁書裴之橫傳少好寶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

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

聖遂致殷積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按之高之橫兄

交結英雄

不事生產

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義寄膽

氣於此人

魏書崔彥傳彥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

王顯之為定州乘復為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

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彥以拳擊琛墜於牀下

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

彥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

急難歸命便能容匿

魏書李業興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委之

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

男兒當自取富

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

北齊書高昂傳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

事馳騁每言

橫行天下也

若逢賊但道李元

忠遣送

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

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

蘧篠

上作獠儻

隋書劉昶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

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志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辦頭反縛

取公卿子弟

將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鵲隊武力者號為達轉隊每犇鷹繼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不改餓鵲隊見達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餓鵲隊上達

轉隊

見

上

輟耕牛

給喪事

舊唐書

實建德傳

少時頗以然

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

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

持首祭墓

舊唐書

高

季輔傳

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

仕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

其黨出關竟擒殺其兄者斬之以

安能矻矻為

一儒

舊唐書

馬燧傳

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

曰天下將有事矣大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一儒

舊唐書

馬燧傳

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

曰天下將有事矣大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一儒

舊唐書

馬燧傳

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

曰天下將有事矣大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一儒

舊唐書

馬燧傳

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

曰天下將有事矣大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一儒

舊唐書

馬燧傳

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

曰天下將有事矣大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一儒

舊唐書

馬燧傳

哉

沈表

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

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

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治亦入奏事京

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治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

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一盈珍一於

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治二

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

其事頗資費弗計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捕博不治產

駭異之資費弗計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

建德每一其黑闥所不質名氏唐書郭元振傳少有

得輒盡建德亦一之志十六與薛稷趙

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縵服者叩

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

稷等歎駭軍門截耳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

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

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一一一一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

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志義之士

五代史和凝傳

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

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

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一一一也

假僕

宋史張詠傳少學擊劍慷慨

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過於傳舍知其事即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

陽一此一為取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新之而還

離乃加吾之上

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

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焉沒椒丘訢大怒袒褐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闌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拚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闔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

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
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
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捩吾頭乃敢大言三
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
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占

事不諧問文開

王

英雄記鈔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公貴戚權豪自六將
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鄒道元水經注關駟
稱太子子丹遣荆軻

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荆入
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荆軻起
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流涕疑於此也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唯陶淵
明咏荆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麇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

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訾毀之人

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

見**熒惑鬼神**

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一一一一曰鬼神聰明正直執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

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

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

尹文子喜聞已

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善能飾之

滑正恬禍

子知

足以一一畧

匿行易言

荀子一一曰詐一一曰誕

姦言倚事

荀子飾邪說文

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偕謾荀子

鄉則不若**姦人之雄**

荀子口舌之均嚙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一一

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姦事姦心姦說**

荀子故勞力而

不當民務謂之一一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一一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一一

口哼荀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
健無取甜無取——健貪也甜亂也口嗜誕也
鮒入而

鯢居

呂氏春秋有人自南方來——
——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

赤臭

揚子
播間大君

不閑克國乘家
註赤臭惡人也

蝸 蟻

國語雖——焉避之注蝸木蟲也
鑕從中起如蝸食木木不能避也

有其華而不實

國語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
不仁也以謀益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

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
六德者皆一一一者將焉用之

摯諂纂繫

戰策
近圖

習之人其一一也固
矣其自一一也完矣

傾巧

漢書劉向傳長安令楊興以
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

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士
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
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
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戒衣冠

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

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

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腹中鱗甲

蜀志陳震傳李平坐誣周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

正方一一有一一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按孝起陳震望塵拜晉書石崇傳廣成君每出崇字正方李平字降車路左一一而其卑佞

如元顯納妾誕為親迎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一一

一一一交無義合行必利動密書江謚傳謚少懷輕躁

日進滋旨手自煎調

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官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

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

一辭勤劇狎客

南史孔範傳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

瞻幄坐陪

蘭檻

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劍笏俯仰晨昏

久而遷蘭變鮑

見降人以色假人以辭

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

訢曰范曄善能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

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郭尖

魏書郭景尚傳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

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

李錐

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聲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

勢等秋風氣同夏日

魏書恩倖

傳序且承顏色竊光寵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義

孝

北齊書封孝琰傳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一有一士人亦哭在限

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聞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

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傳粉施朱

舊唐書張易之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

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練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

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

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

笑而禍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

李猫

見上

兩脚狐

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桓彦範斷解其

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

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練神丹聖

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

時人責彦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

賦以譏蓮花似六郎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

刺之蓮花似六郎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

面似蓮花再思以為

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紫袍主事舊唐書

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

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

一何如人堪與優人比肩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

相對大噓

遊處琚曰飛丹練藥諂諧朝詠

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

一身供

七郎費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

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衆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獨————之——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

捷口水注

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

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上謂其

講釋有素元蹄甘辭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聽之意動

皆奔馳請謁——

代鳴吠

舊唐書李逢吉傳朝士——逢吉——者張又新李續之張

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

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

者必先經此八人

黨魁

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

納賂無不如意

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

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

唱和故時

人莫能探其膺肺

唐書封倫傳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

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

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唐書字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

從旁美歎

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

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

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

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寓裴

回庭中如仙去狀
詞臣爭為賦詩

國奢

唐書竇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

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鄧衛有衣翟衣出者
己乃韋后乳媼王所謂宮國夫人者故嬖婢也懷貞納
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嬖為阿奢懷貞
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軒然
不慙以自媚於后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

醜據地搖頭眊目左右顧眊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數曰是舉——矣

四其御史

唐書郭弘

霸傳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

疏——

拜殿

五代史六臣傳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位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

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

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脩為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

見上

五鬼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

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大徵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

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

果核侑觴

宋史宗室師異傳韓侂胄用事師異附之

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

合曰願獻少————啓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

珠百餘**北珠十冠**

宋史宗室師異傳韓侂胄有愛妾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

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絡市——製——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

工部**犬吠**

宋史宗室師異傳韓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趙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

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糞拂鬚**

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至參

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拭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邪謂甚愧之

帶垢

宋史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

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草頭木脚陷

人倒卓

宋史蘇紳傳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

香燕

燕肅傳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

和鼓

宋史張士遜傳

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按瑛肅孫

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筌相**宋史陳升之傳其間無所可否時論以目之升之深狡多數

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

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

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

傳法沙門

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識之謂之

護法善神

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

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

好官須我為之

宋史鄧綰傳或

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日房鄉人在

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

衙內鑽

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

罵從汝

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

韶為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

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宜

浪子宰相宋史李邦彥傳拜

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

少宰無所建明惟

阿順趨諂充位而已

小訓狐

宋史葉祖洽傳祖洽與楊

都人目為

曾布厚人目為

三變

宋史楊畏傳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竇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一一謂其進於元

心在南園

宋史何潛傳以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潛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乞倪胄有曰迹雖東治一一南園倪胄家園也倪胄憐

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恩王恩父

宋史陳自強傳倪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

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仇胄為平章軍國事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倪胄為一一而呼堂

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之傳及之諂事仇胄無所

不至嘗值仇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俯俸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仇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仇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

等皆補外泯泯芬芬厚顏忸醜

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

大不昭昭畧畧

焦氏易林

信客言多反覆以黑為白

覆白汚玉焦氏

易林離友絕朋巧言讒

舌斧

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為斷破珊瑚殷商絕後

一簧兩舌

焦氏易林語三嘉成虎曾母投杼

西行東望

焦氏易林言與

心說一淖水佞賊為禍

佞以曳心

吳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

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

拜一相獻

一卷

李肇國史補蔣又撰宰相錄每一

慙顏厚如十

重鐵甲

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捷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也願相

公一百二十歲

彭乘墨客揮犀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

鵲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宴開籠播笏手取雀鵲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一一一一

西城竹園戶

范公稱過庭錄王樂道二子實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

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為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笑面夜叉陸游續筆記蔡元慶應曰某一一一一爾對答喜笑溢於顏面

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一一一一

畿左畿右

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

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一一一一之類端笏庭中呦呦而

唱

張鷟朝野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
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今之遜教婢歌每日

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踊貴屨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
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公繁於刑有需
踊者故對曰——而——公愀然改容為是省於刑

拔其根蕪棄其本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
——而——不窮究其所

由生注
持音李

角而翼

揚子酷吏曰虎哉
虎哉——也

餓豺狼

國語闕且廷
見令尹子常

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一

亡者也
馬殆必
麤中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而少親峻
注麤粗同疏也正曰粗厲少仁愛

文決理

史記平準書張湯用一一一一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

急刻深

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溫獄少反
舒等用一一一一為九卿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

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一一者注治匪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幅謂反使從輕也

駿刑

史記商君傳殘行昧
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

後八歲坐一深文巧詆
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一有罪國除
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

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一一一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舞文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與事

武健

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

一一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刻轢

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氏已敗遂擒侯封之家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

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校司馬安之一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注文惡以文法傷害人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乾沒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刻深吏為爪牙**

史記張湯傳**賊深**

史記張湯傳始條侯以為趙禹一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

與錢通

史記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
標始湯為小吏時——及湯為大吏

甲所以責湯行義
遇失亦有烈士風

少蘊藉

史記義縱傳補上黨郡中令
治政行——縣無通事舉

為第一注政行暴
政而少蘊藉也

狼牧羊

史記義縱傳寧成家居上欲
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

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
尉其治如——成不可使治民

寧見乳虎

史記義縱
傳上拜成

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
關者號曰——無值寧成之怒

重足一迹

史記義
縱傳縱

為南陽太守南陽
吏民——

不寒而慄

史記義縱傳徙為定襄太
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

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
一捕鞠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狎民

佐吏
為治**狎民佐吏**

見**鷹擊毛摯**

史記義縱傳是時趙禹張
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

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
——為治注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禍猾吏史記王溫舒傳遷為中尉

其治復放河內徒諸
敢擊行史記楊僕傳遷御史使督

名——與從事
盜賊聞東治放尹齊以為

——注果敢搏
投鉛史記楊僕傳溫舒復為中尉豪

擊而行其治也
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

盜賊惡少年——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
煮大豪

姦盜賊注鉛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史記楊僕傳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者視之

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

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其治中尉如此注煎音熏

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

姦**虎而冠**史記楊僕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
次骨

也
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

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減宣相放然重遲
詆嚴史記酷吏傳贊自張

外寬內深——注其用罪深刻至骨
三

湯後網密多——官事寔以耗廢

推減

史記酷吏傳贊天水駱壁——注推音直追反減作成也謂推

繫之以蝮螫

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注蝮蛇屬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

朴

擊賣請

史記酷吏傳贊水衡閭奉——

不操矛弧

史記日者傳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

為盜——者

嚴削

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為能齊之

貨賂為市

漢書景帝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吏或不奉法令以——

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漁奪侵牟

漢書景帝紀詔曰或

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百姓——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牟食苗根也

搖手

觸禁

漢書食貨志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

繁晚節遼

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

賈人

權會

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漢書汲黯傳張湯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

令天下重足而立及目而視矣

鍛練周內漢書路溫舒傳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

峻詆

漢書杜延年傳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地曰木杵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

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
空為一一一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鉗衣服不如法

輒加罪咎督鉗鉗見上注鉗在頸鉗在足皆以文致漢
作劇不勝痛鉗鉗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鉗音第

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按其獄皆一一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
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

其文按整密巧為獄文見吏皆股弁漢書嚴延年傳為
也反音幡

得不能太守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
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

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虎穴漢
市論殺之一一一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相與探
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賞選守長安

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

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賈作務而

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

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

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

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放手後漢書明帝紀詔曰今選

視便與出瘞寺門桓東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

託殘吏——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

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鈗鑽之屬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

又令丙筭長短有數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

酷————慘苦無極注鈗音其廉反鉞也考一連十

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考十連百後漢書寒朗傳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

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

責是以

詆欺放濫之文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籌格酷烈之痛執

憲者煩於

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

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

而美鄭喬

臧孫猛法

上見

發屋伐樹後漢書王暢傳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

之仁政

猛其豪黨有蒙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

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

若其隱伏使吏

舉手網羅動足機陷

後漢書袁紹傳

細政苛慘科防

互設增繳充蹊阮

塞路

臥虎

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由是搏

擊豪強莫不震慄

京師號為

冀府寺

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

歌之曰枹鼓不鳴

董少平

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

獄涼州為之歌曰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

穴不入冠幘劫人

魏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

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

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

子一邪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

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

晉書武帝紀秦始皇四年詔曰長吏身行貪穢詔黷求容

小麓身

障晉書阮孚傳祖約性好財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

以著背後傾之意未能平

奢濁

晉書范甯傳肆其所為狼籍

千斛米

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

威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見與
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賣樵鬻水書

慕容暉載記慕容評性貪鄙鄆固
虛買券宋書庾炳之

山泉——積錢絹如丘陵
傳遷吏部尚

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市令
南俸之半

威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
南俸之半

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劉道錫聚有

所輸傾————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

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
夏中甘蔗見運載

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夏中甘蔗見運載

樵荻見大舩小舩宋書吳喜傳喜興生求利千端萬緒

舩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
方體兼兩宋書恩倖傳序

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扶朋樹黨政以

賄成南金北甌來悉——
詖黷舊侶齊書江謚傳謚居銓

素緣丹魄至皆——
詖黷舊侶齊書江謚傳謚居銓

詖黷舊侶齊書江謚傳謚居銓
衡肆意受納連席同

乘皆——密延

猛勝

齊書孔稚珪傳論夫憊耻難窮盜賊長有欲求——事在

或**求粟徵魚**

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哀賊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

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不厭愧王忱之出賑——無限異羊續之懸枯

大張索

南史宋明

帝紀中書舍人胡母穎專權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

八百梨

南史王元謨傳元謨營貨

利一匹布責人——以此倍失人心

芒屨兩舫

南史王筠傳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

物稱是——他

回閣向東

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

侵貸得錢百萬瑩乃——時人為黃銅

為黃銅

見餉白

檀車

南史庾仲文傳歷侍中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牽——常自乘

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好馬佳廬南史庾仲文傳

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

無問有言無政有耳仲文便答甚是所

欲客出門遂銅物皆鳴南史江祿傳先為武寧郡頗有

相聞索之

一一一人戲之曰所謂銅元謨尚可南史宗越傳性嚴

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

徒不逐王元謨一猶一宗越更殺我黃榜紫標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

有百間闔籬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攜布衣

之舊丘陀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

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一

標之千萬一庫懸一一如此三十餘間生活大可上見

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上見

錢愚論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

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邪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四盡

南史魚弘傳歷

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一——水

累金

積鏹

南史郭祖深傳百僚鄉士數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

紙為銅落筆由利染

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利字——

署家號金穴嬖媛侍女燕秦紫鄭之聲璇池碧

玉署

見

魚龍雀馬之玩

見錦室

奚度拍

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

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蹠脛人間註曰寧得建康壓

額不能受——又相戲曰勿反顧上

魏書羊祉傳

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魏書羊祉傳

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毒網

出使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

毒網

凝科

隋書刑法志棄灰偶語生愁怨

市曹

北史魏宗室暉傳遷吏部

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

逢牛

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

逢牛

截角

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

少脂角即於道上所——之

十錢主簿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鄙

——生——取——以充其用

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

白劫

北史

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

白劫

北史

穆十二王傳修義遷吏部尚書按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修義私已許人

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

物多者得官京師——此非大

賊乎按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貨紫纈**北史封回傳榮

秋卿劉騰——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

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

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

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

慙失

絲縑滿意

北史高允傳允從叔濟子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驛馬將

從百餘屯逼人人家不得——**寶物四牀**北史高德

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正傳德正**

妻出——滿——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

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三斗**

醋三斗

北史崔弘度傳弘度御下嚴急時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不見崔弘

度寧灸——

受納響

北史王慧龍傳瓊為光州刺史有——為中尉王顯所劾終

得雪免按瓊

遺馬留奴

北史王慧龍傳領軍元叉使奴瓊——瓊并——王誦聞之笑

曰東海之風

西門受東門沽

北史鄭義傳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

於茲墜矣

性又嗇怯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

齋肉而——

——羊酒——

賣之

車輻考掠

北史畢義雲傳義雲

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

響黷

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

——所獲甚多

響黷

北史甄琛傳北海王詳奏曰甄琛身居

五車載貨

北史楊昱

直法糾摘是司風邪——

猶宜劾糾

傳昱奏揚州刺史李崇——恒州刺

陳留章武

北史

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

李崇傳襲爵陳留公後例降為侯孝明靈太后嘗幸左

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

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傷腰折股貧人敗類穢我明主河陽錢

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為洛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皆出其家參軍

築墻

北史慕容儼傳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嚴酷開府——多是衣冠士族皆加

捷通

董桶剝公

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

曰公剝百姓——羅剝政

北史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

無所寬貸司馬京兆韋琨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司馬蝮蛇瞋

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歎曰士大夫暴過毒獸竟坐免

競銀窟

北史郎茂傳茂為尚書左丞時

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遇崑崙船

河東——茂秦劾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

——至得奇貨果然禡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

以贖萬釘金帶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

論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鬻蘆服北史張威

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於菟北史趙仲

——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坐廢於家

州總管時塞北威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

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

之——羅織經王宏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暉衛遂忠等

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

密————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

定百脉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日

一曰喘不得三日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

膽六曰實同反七日反是實八曰求破家

死緒慈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恣驕愚暴縱虐含毒讐嫉

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

以目朝廷賜絹媿心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

以其一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

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

不知媿一禽獸徒文舊唐書韋嗣立傳弄

耳殺之何益法一傷人實甚充車聯馬唐

書畢構傳璽書勞曰昔聞當官以留積

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一一為能石國瑟瑟書高

仙芝傳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

一一大塊一一十餘石真金五六駝馳名馬寶玉稱是

喜鵲

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

申所至人目

紙筆錢

舊唐書趙博宣傳侍御史盧南史坐

之為一一

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

廳吏一人每月請一一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

以官闕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

奏南史**債帥**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

以為**賊債帥**沉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

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

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

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

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

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

曰韋公作相一一鮮矣

例竟門

舊唐書朱俊臣傳與

侍御史王宏義等同

惡相濟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俊臣等按鞫

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

景門為——言入
此門者例皆竟也

來索

舊唐書索元禮傳性殘忍凡
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

來俊臣之徒劾之而起

獄持

舊唐書索元禮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

天下之人謂之——

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

較摺脅鐵爪懸髮薰耳以隣穢溺曾不聊生號為——

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

羅鉗吉網

舊唐書羅希爽傳為吏持法深

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

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鄒元昌楊

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

毛敬裴畢

舊唐書敬羽傳羽與

故時稱——惡其深刻也

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

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之稱

江滕蔣號

唐書江安王元祥傳性庸邁所至營財產無
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

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僞

給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嘗賜諸王綵五

百以元嬰及蔣王貪贖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

助為錢緡三十六姓榜楚百

慘

唐書吉頊傳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閎生平所晤者凡

繫詔獄天下寃之以

徇貨培貲

唐書盧懷慎傳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剝

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

鷙擊狼噬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興大獄誅不附己

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

以叔明為鑒

唐書李叔明傳

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子孫驕縱

裁竅受珍

唐書王伾傳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通天下賕謝日錢月不聞為巨匱

徧天下

唐書王鐸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鐸取壞者付船坊以鍼著

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鐸家

皆墨

唐書王仁皎傳子守一無顧藉財蓄巨萬

皆藉入澤吻磨牙

唐書酷吏傳字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紛紛並興

然取公鐵籠

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苛猛復受賊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

罪闌魚

唐書周利貞傳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

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

三豹

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

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

隨年

杖合歡杖

五代史劉銖傳從鎮平盧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

之——每杖一人必拔釘錢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所至師店羅列積貨巨

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會曰眼中

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

千自號真蛟蜃五代史南漢劉龔世家龔性苛酷為刀

喜不覺柔頤垂涎呀羅端公宋史選舉志太宗謂宰臣

叩人以為——也羅端公曰薛智周以侍御史守安

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鼠彈筆宋史刑法

州民謂之——則為治可知矣志雍熙元

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

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左軍巡卒繫縛榜治謂之

其慘毒極施杖移晷宋史石保興傳知邢州改澶州在

方畢名士運糧宋史石保吉傳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

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

膏
械

致鐵羅漢

宋史曹翰傳江州陷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一廬山東林寺

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放鬻市家子

宋史趙上父
傳拜吏部侍郎

郎多請告不朝時出遊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
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李觀及第

寒老乎穀對曰上交音掌

貢舉

1.

1

11

李觀

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受名園

上 回

鐵櫟

宋史趙逢傳
逢揚歷清近

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

取畫鷹

宋史孫沔傳沔在
杭州州人許明藏

詆評故解紳目之為

[illegible]

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汚即捕按明僭稱王——其——刺配之

故幼名大王兒汚郎

捕按

明
潛

稱王

十一

及汚罷去明詣提點刑
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

三虎

宋史王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

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

三

治多弛

監司

司不

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今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撻發吏至微隱罪

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

判官

王綽

脱植

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一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為也

莫逢

玉汝

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

校以鐵裹杖笞殺之勅妻持血衣撻登閣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一其暴酷如

此按縝

朱衣納第

宋史董傑傳傑不學無操行所至厚納賄賂嘗令引贊吏改製一每夕

字玉汝

一儼

一而潛以

都人不敢偶語

宋史崔台符傳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

輕帛製衣易之

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銀鍊笞掠成之一一恠乘至一一數年間麗文法者

且萬

書題無并字不開

宋史陳自強傳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對所衛秦國公韓侂胄

頗朝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諧價後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一一一一則一一

予

宋史陳自強傳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

省不蜈蚣謡

宋史吳淵傳淵有材略近濟事功所至興

與也

豪橫故時有

墓蝕月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

一之

天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

毒

大校遠史太祖紀

虐非一以脇取金帛蜀人悉苦之

擅造一一人不

堪其苦命誅之

雷半千

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

立蕃殺之至蔡州杖殺

麻椎相公

金史蒲察合住傳徒

五百人時號曰

半截劍

金史蒲察合住傳李運使特立號

推擊人號

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

言其短小鋒利也又有完顏麻

李渙之徒齊吏中尤狡刻者也

大披挂

元史刑法志勒

一及王侍郎經案并法外

十虎

元史張懋傳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郡萬

戶蘇良時勢為暴為之翼者有一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悅

開關牢發毒矢

桓寬鹽鐵論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今廢其紀綱壞其禮義民陷於

用從而獵之以刑是猶也

法繁秋荼網密凝脂

桓寬鹽鐵論昔秦一

一於一一而一一於一一然而上下相適焉

季蛇叔虎

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

老慵

焦氏易林多欲弊政為賊

野心善怒蹟貨無厭

撲滿之誠

洪

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蟲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聚斂而不能散者

契疏鞅掌

劉義慶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

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

燭下散籌見橫

流溪

鄴道元水經注案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一一一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

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

違棄餘魚之旨

顧氏家訓謝幼與賊賄黠削一一

於廣州石門貪流矣

一一一一也按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

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

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故庖

有肥魚庖有肥馬民有饑色漁者其以此諭寡人也於

是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故漁者京師三穢

張鷟朝野僉載

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

金牛

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一一一

刺史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

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

鳳曬翅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

貴故江南人謂為

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因為

獨猴鑽

不用書言筆

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

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因為

語

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

曰獬豸宜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

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

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

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

來俊臣也孟青者

襄樣節度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

將軍孟青棒也

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

及于司空頤為帥多酷暴鄭元鎮

河中亦虐遠近呼為

蟲食穀

雜俎蝗蟲腹

下有梵字舊言

者部吏所至侵漁百姓則

渠伊

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渠伊

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渠伊

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渠伊

錢將髭錢

鄭文寶江表志張宗帥廬江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

渠伊必不復來矣宗歸聞之計口徵一明年再入

覲威有罷府之耗人不取指實皆道路相目將鬚相慶

輒歸又徵

啄木鳥詩

彭乘墨客揮犀吉水令治邑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馬道為一

一云翠翎迎日動紅背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

多才雄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潤芒芒爭奈何

何止如大暑

邵伯溫問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

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

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一一也公他日當

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後至祔廟後門見一土偶短

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周祖

得公遂至大用公首建議律條繁廣續壽衣

李略該聞

輕重無據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錄開寶中

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謙獻之命曰——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唯者王品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鷺下處却鷺鷥詩上賄門葉廷珪海錄碎事陸贄尋魚最為中的

——言受人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

管子釜鼓滿則人概之——則——之

矜物無大士

管子——之人——

——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滿虛上見自予雄高為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琅湯凌

鑠人

管子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

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

奮盛苓落

見持盈

揣銳

老子一而一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

老子

不立跨者不行一者不明一者不彰一者無功

一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注贅貪也矜伐之

人不過斂餘祿食

餘食贅行

見恣睢

子華子小人一好盡物之情而極

為貪行行去聲

其勢其受禍

戴威滿頭

揚子一有餘注小人務威則奢僭過惡

也必酷矣

故有視人如芥

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

餘斂迹

伊側立低眉屈膝奏附權家因

新定子史精華

六

緣運會起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糞壤便

生貴

史記田蚡傳武

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

安者貌侵——甚注生

貴謂自尊高示貴寵

大橫

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

偃曰——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大夫

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跋扈

後漢書梁冀傳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

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食日萬錢無下箸處

晉書何曾傳性奢家——猶曰

朝羣臣目冀曰

將軍也

食盡四方珍異

晉書何劭傳——必——論以為

太官御膳**貽沃釜蠟代薪**

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

無以加之**崇以——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

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家

如紫絲布步障錦步障見塗屋以椒上超四豪踰五侯

晉書石崇傳論一一一拜勢晉書何遵傳機為鄒平令

而取富一一一而競貴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

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一一一懼傷風化

機不以爲慙羨爲離孤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

之如讐按機陵駕人物見上眼遠視鼻刺天晉書王沉傳

羨皆何遵子貴位未高而自尊一一因嚮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宋

而一一一夥軋而一一一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

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遠也每製一衣造

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清東出十許里塘岸

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

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

凡諸大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一一一

凡諸大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一一一

凡諸大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一一一

凡諸大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一一一

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作領軍面向人

梁書齊

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

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梁曰卿何

得已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徐君薈傳有時載皮肆

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

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

駱駝負函盛水

養魚自給

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

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苑有巧思頗

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能性奢華

以

佩玉魚

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

之溺器七寶裝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

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

自娛至於——之西湖燈火

宋史賈似道傳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

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中

——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金史白撒傳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

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婢閭中人主心遂浸漬

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

百數皆衣金縷————猶以為未足也上

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

不悛以人乳飲純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

及於禍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

人皆綾羅袴緹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帝炭

怪而問之答曰————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不經鍊難於餐啗

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

食不以充飢為誠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
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思舊欲召諸子從容
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其晏為說僧曰
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
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
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脩辦小筵未
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
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水玉肴羞每至曾不
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
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飡茶食藥李莫究其由以失
飪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
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
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蟠炙煎和未得其法
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
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甕不然猶
有烟氣李使君宅————是以————僧撫掌大

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洛陽財產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梁肉之羹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慚覲無復對詞

肉臺盤

馬令

南唐書義死傳嚴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

時人多

效之按嚴孫嚴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 臣高毓英